

■聚焦京剧样板戏进音乐课

“样板京剧课”:教育的权力魅影

■第一视点

教育部对中小学音乐课程标准进行了修订,增加了有关京剧的教学内容,并在10个省市区各选20所中小学进行试点。目前,15首京剧教学曲目已经确定,《穷人的孩子早当家》《都有一颗红亮的心》等经典“样板戏”京剧唱段都入选。

(《现代快报》2月21日) 在我国中小学教育中,一直不乏传授和学习传统古典诗文的内容,因此,在同属于人文教育范畴的音乐课程中,引进京剧这样的民族传统

文化,既是合理,也是必要的。

不过,继续考察教育部门在这个问题上的具体做法及相关内容设置——传统文化仅被限定为京剧,而京剧教学曲目更是被高度集中在“样板戏”的范围之内(15个曲目除了少数几个之外,大部分均出自当年的“样板戏”),疑惑和担忧也随之而来:难道只有京剧才算得上是传统文化,京剧的文化内涵、品质,难道必须主要由“样板戏”来传承?这样一种高度“样板化”的课程设置,究竟能“强化”怎样的学习意识,又能产生怎样的教学效果?

我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,京剧固然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,但显然又并非事情的全部,不可能完全包办代替其他剧种同样作为传统文化的文化地位和内涵。即使在京剧内部,流传久远、脍炙人口的经典曲目、唱段也不胜枚举,何以高度依赖产生于文革特殊历史时期的“样板戏”,来集中作为它的代表?特殊年代的“样板戏”,今天竟然摇身一变成为“传统民族文化”乃至是“优秀文化”的集中代表,无疑让人殊为不解。

近年来,各个层面的课程修订、教材变动颇多,而每

逢这样的修订变动,相关争议总是不可避免。结合上述音乐课程标准的修订,梳理这些争议,不难发现,其所以惹争议的根本原因无非还是:主导这些事关教育选择的修订变动背后,总有挥之不去的权力魅影——教育的内容、范围,事实上总是权力单向剥夺、指派,而非权利自主的结果。

在权利张扬、强调“思想解放”的今天,教育选择有形无形中依然遵照着“样板化”的生成思路和行事逻辑,这不能不发人深省、令人深思。(张贵峰)

孩子们应有不唱京剧的自由

■第二落点

全国很多地方都有地方戏,无论从历史来看还是从艺术水准来看,都同样值得推崇。比如豫剧,比如越剧,在不少地方的影响比京剧大,也更受欢迎。

“罢黜百家,独尊京剧”会不会造成京剧“一家独大”、“一统江湖”的局面?会不会对其他剧种造成伤害?

每个人,包括学生,都有喜欢一个东西的自由,也有不喜欢这个东西的自由。有人喜欢京剧,有人喜欢黄梅戏,甚至有人压根就不喜欢戏曲,你能说他们错吗?你非要强制他学京剧、唱京剧、听京剧吗?把京剧或其他艺术作为学生的兴趣培养未尝不

可,但作为一门“课程”显然是“小题大做”。学生的课业负担已经够重了,何苦让他们在繁重的文化课外还要去“唱念做打”?

戏曲是艺术的一种,京剧也只是戏曲的一种,仅此而已。京剧不是普通话,不需要、也不能动用行政的力量,拿出推广普通话的架势来强力推行。(乔志峰)

能否心平气和地把样板戏当艺术看

■第三只眼

京剧进音乐课倒也没什么,关键是教育部选中的15首京剧中大部分是当年的革命样板戏,真正传统的京剧较少,这样一来可就捅了马蜂窝了。网上铺天盖地都是人们对教育部的批评和质疑,比如“大唱特唱样板戏能传承什么文化”“如此大比例的样板戏入选,是否别有用心”等等。我不敢说网友们的这些批评没有道理,但时至今日,还有那么多人对样板戏如此敏感,这种心态实在值得探究。

样板戏之所以让这么多人如此刻骨铭心,甚至时刻保持“一朝被蛇咬,十年怕井绳”的敏感心态,当然与文革十年浩劫密不可分。在“文革”中,样板戏因为其“唯一性”形成了“强迫流行”,你不想听也得听,你不想唱也得唱,因为没有其他的东西可听可唱,以至于样

板戏都让很多人得了强迫症,人家唱了上一句,马上就会自然地接下一句。现在回望样板戏在当年的“强迫流行”,的确是很像很荒唐。但这么多年过去了,在资讯极度发达、娱乐形式极度多元的今天,我们是否还要对样板戏保持如此敏感的抵触情绪?我看大可不必。你大可以看完超女接着听样板戏。按我的理解,样板戏已经不再是当年饱含政治符号的宣传工具,而纯粹成了一种京剧艺术。所谓世易时移,样板戏当年的唯一性已经不复存在,当然,它的强迫流行也已没有了可能。样板戏并没有错,错就错在当年我们只能听到样板戏。既然如此,今天的我们又何必对样板戏保持如此敏感的抵触情绪呢?把它当作一种纯粹的艺术形式来看,不也很好吗?不要忘了,那些样板戏还有一个名称叫“现代京剧”。

事实上,如果单从艺术

成就来看,《沙家浜》等现代京剧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,与那些经典传统京剧可谓不相上下。并且,尤其这些样板戏是现代京剧,也就自然要比某些传统京剧更加通俗易懂,容易上口。从这个角度来看,教育部选择一些样板戏进入音乐课堂,也是有一定道理的。

当然,样板戏在教育部选定的曲目中是否比例过大?地方戏曲是否也应该纳入选择范围?范围更广的戏曲鉴赏课是否比京剧课更利于文化传播?这些问题都可以探讨,毕竟,现在只是刚刚开始试点。但在这次的样板戏风波中,很多网民对样板戏表现出的强烈抵触情绪却让我隐隐感到不安——什么时候,我们能够心平气和地剥离政治符号欣赏样板戏的艺术成就,也许,我们对待艺术和历史的心态也就真正成熟起来了。

本报评论员 赵勇

为什么要“批驳”郭锡龄



【媒体思想之刘洪波专栏】

地方“两会”也有了全国关注的新闻,有些出人意料。

一个新闻来自广州。广州市政协副主席郭锡龄炮轰铁道部对雪灾中的春运应对不力,应有人撤职。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直接回应,表明铁道部抗雪灾保春运效果明显。

这次未经排演的小交火,发球突然,回球迅速,信息公开,本来有条件成为一个佳话,却落到了“倍感压力”的老套,倍感压力的不是铁道部,而是政协委员郭锡龄。

一方是政协委员,有“政治协商,民主监督,参政议政”职能;一方是行政部门,满门公仆,理应接受监督。政协委员发炮,行政部门可以解释,但我看到的是一个“批驳”,人民网是这样报道的:“王勇平作了针锋相对的批驳”。或许,一个省会城市的政协委员,不该监督一个国家部委,所以郭锡龄的炮轰只配得到“批驳”,但郭锡龄的胸襟,别一提清朝就什么都不好。

(网友IP:61.51.209.*) 样板戏不代表文革,有些不合拍的唱段可以再改进。典型唱段很经典,反对的人要有待青瓷瓷的胸怀,别一提清朝就什么都不好。

(网友IP:60.212.153.*) 既然是传统京剧,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现代京剧?传统曲目太少,而革命曲目太多。

(网友IP:123.120.181.*) 幸好不是在全国试点开二人转课!

(网友IP:58.59.136.*) 我讨厌京剧,因为我听不懂,但我很爱国。

(网友IP:219.156.121.*) 中国地大物博,各地风俗文化争奇斗艳,戏曲也不例外,豫剧、越剧、黄梅戏、川剧等等,我觉得都不错。各省区甚至学校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,选用不同的剧种进行教学。将来的教育应该是开放性的,一言堂的教育模式应该成为历史。

(网友IP:218.2.178.*) 如果教育推广到十亿人民九亿唱京剧,那岂不是打着太极拳上班,那倒是一派祥和景象。

趣可以去采访一下郭副主席。”一句紧似一句的逼问,势大力沉,使我不能不想象铁道部遇到了一次恶意诋毁,诋毁者抗灾时消失无踪,灾后却妖言惑众,而其信息来源更是莫名其妙,或者干脆就是“境外媒体”。

王勇平告诉人们“广州市委的主要领导同志已经明确表示,个别同志极不严肃、极不负责的公开言论,决不代表广州市委、市政府,也不代表市人大和政协”。政协委员,政协发言,本来就不代表市委、市政府、市人大和市政协,何须强调?而且政协委员在政协会议上的发言随便就被指为“极不严肃、极不负责”,所谓不究言责又有何着落呢?

炮轰行政部门,受到了针锋相对的批驳;若隐若现地,批驳陷进了“境外势力”、“居心叵测”、“极不负责”、“错误严重”的路子。一个正常的批评,怎么就让人有了这么多的联想?

还有一个新闻来自上海,政协委员刑普提案建议给全国每人发1000元。上海市政协因“这是全国的问题,不只是上海的问题”,从而决定“不立案”。(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2月21日)现在,刑普表示他将寻求途径,将提案递交至全国两会。

我看,如果要批驳,刑普委员的提案也完全够得上。他的提案很可能也会“尤其是在境外媒体上出现”。提案说因为国家财政收入增加幅度太大,物价上涨,全国人民并没有同步分享经济增长的果实。一些经济学家都说这提案“荒唐”,敢问刑普委员是何居心?提案又以美国、新加坡、中国香港等地情况来论证全民发钱的合理性,这是什么意思,难道资本主义有的我们就要学?然而,不管刑普委员的努力是否能够生效,而且我估计它几乎不可能生效,但至少没有人来“批驳”刑普委员,让他“倍感压力”。比起郭锡龄,他真是幸运。

可能,郭锡龄大喊“铁道部有人要撤职”,这才是让人恼火的地方。批评、监督,可以嘛,但你开口就喊撤职,这就太狠了。卧榻之侧都不容他人睡觉,你还说要撤人卧榻,不让你“倍感压力”,你还真以为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。

(作者系著名杂文家,《长江日报》评论员)

每人发一千不现实 还富于民思路可行

■热点纵论

上海市政协委员刑普将在今年的“两会”上正式提案,给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抵消CPI高速增长的影响。他认为在经济高速增长,国力显著增强的同时,全国人民并没有同步分享到经济增长的果实。刑普的提案在上海“两会”期间提交。上海市政协提案委员会的答复是“不立案”,因为“这是全国的问题,不只是上海的问题”。

(2月21日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) 这份另类提案不仅得到了多位经济学家的肯定,网友们也纷纷跟帖表示支持。刑普规划的“全民发钱蓝图”或许短期内无法实现,但其要求政府“还富于民”的思路无疑值得肯定。在这方面,国外也有先例。

【2月21日读者挑剔】

读者张先生等:2月21日A13版《10根弹簧埋藏女子体内30余年》第一段第三行中“辽宁延吉”应为

美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全民退税。在新加坡,国民也能够直接从政府获得资金,分享国家财富增长成果。所以说,这份充满朴素期待的另类提案不仅值得关注,而且有关部门应该积极予以回应。

还富于民除了抵消CPI高速增长的影响,让人民直接分享经济发展的成果,更能刺激内需。当然,具体操作上还需要政府做出周到的安排。每人发1000元固然不现实,但还富于民的方法还有很多种。减税就是其中一种。

就拿个税来说,尽管个税起征点已经做过两次调整,但税负负担与居民实际收入水平还有差距,人们普遍对2000元的起征点不满意。我认为,通过减税给普通工薪阶层减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。(叶祝颐)

“吉林延吉”。(编辑:黄庆华)

快报向广大读者致歉,欢迎挑剔,电话:96060。

艳照门:网民是更大的受害者

■热点纵论

随着陈冠希昨天在香港发表道歉声明,宣布自己退出香港娱乐圈,延续一个多月的艳照门事件很可能就此落幕,沸沸扬扬的讨论也即将告终。但有一个问题仍悬而未决:这一事件中,谁是真正的受害者?

按常理推断,受害者自然是不雅照的男女主角。因为不雅照,他们身败名裂、事业受阻、遭人谩骂、被人声讨。而且,演艺界人士与常人相比,虽然具有钢铁般的意志,但经历过这次网络风暴之后,他们心里边或许会永远埋下一个阴影。有报道称,阿娇亮相“雪中送暖”慈善演唱会时,表情僵硬,唱歌走调,即是一例。这说明,即使他们如何善于演戏,在这个事情上也是装不下去的。

这种受害自然是可以理解的,也颇值得同情。但在在我看来,还有一种受害者却已经被我们早早忽略。此

受害者是谁?答案很简单:广大网民。

网民怎么能成为受害者呢?网民是不雅照的传播者、窥视者、观赏者、津津乐道者,他们如何能够成为受害者?我仿佛已听到了反对的声音。但把此问题思前想后过一遍,我依然觉得大体成立,理由如下。

自从有了网络之后,许多问题变得简单了,许多问题又变得复杂了。在纸媒时代,一个学人要把别人的几篇论文抄成自己的一篇文章,不仅要付出誊抄之劳,而且白纸黑字也更容易强化人们的罪恶意识和耻感意识。但上网之后,这个问题变得简单了。抄手们只要找到几个母本,便可在电脑上进行掐头去尾、拼接再造的无纸化作业。这种做法既不会留下“作案”痕迹,也不会让人觉得罪恶滔天。所以一旦成为网民,一旦面对网络,我们的道德感或许会下降许多。

艳照门事件亦可作如是

观。那些艳照本来是陈冠希等人的私人物品,如今,有好事者把它弄到网上,其身份立刻发生了变化:原来的私人物品似乎变成了公共资源。网民们奔走相告,如获至宝,他们一边看一边骂,一边骂一边看。在这里,道德感已随风而去,窥视则具有了合法性,谩骂也仿佛具有了一种正义性,他们已不再思考该不该看的问题,却只是遵循着“不看白不看”的基本原则,而就在这种看的迷狂中,我们的道德指数又下降了许多个百分点。

也许有人会说,演艺界的事情本来就是供大家娱乐的,拿道德说事,是不是搞得太过沉重了?但我以为,罪恶、耻感、道德感之类的东西存于生活的方方面面。记得作家莫言曾经感叹,人们一上网,马上就变得厚颜无耻,马上就变得胆大包天。而在我看来,虚拟现实也并非虚无缥缈,我们在网上的态度和做法,最终有可能影响到真正的现实生活。

康德说过:位我上者灿烂星空,道德律令在我心中。网民们在艳照门事件中的种种做法表明,康德所谓的道德律令已化为乌有。杜克海姆在谈到道德现象时指出:“应当在‘疼痛’的地方,也就是在某些集体规范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的地方去认识社会,而社会正是存在于这里,而不是在任何其他地方。”毫无疑问,艳照门也是一个让人“疼痛”的事件,但现在看来,除了陈冠希等人疼痛外,网民们却大都兴高采烈,仿佛迎来了自己的盛大节日。把疼痛转换成快乐,我们就失去了谈论道德问题的基本前提。

于是,最后的问题也就变得清楚起来:陈冠希们当然是受害者,但他们只是有形、有限的受害者,而网民却成了无形、无限的受害者。这种伤害看不见摸不着,或许也不会被众人承认,但在我看来,却害处更大。

(赵勇 作者系北师大文学院教授)